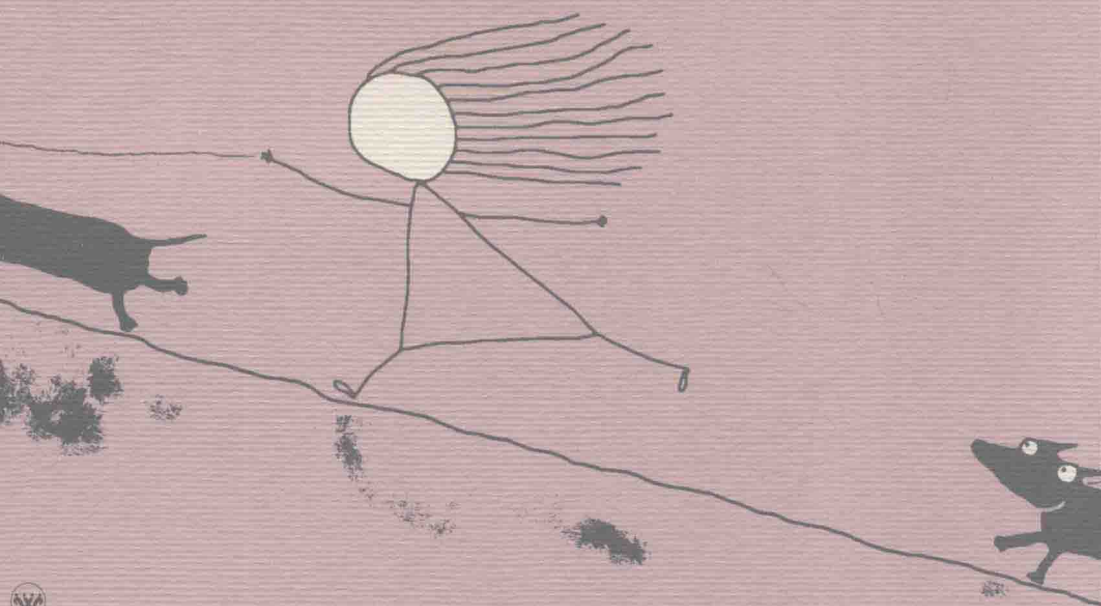


邱华栋文集

PAZHE CHENGSHI
BOLISHAN

爬着城市 玻璃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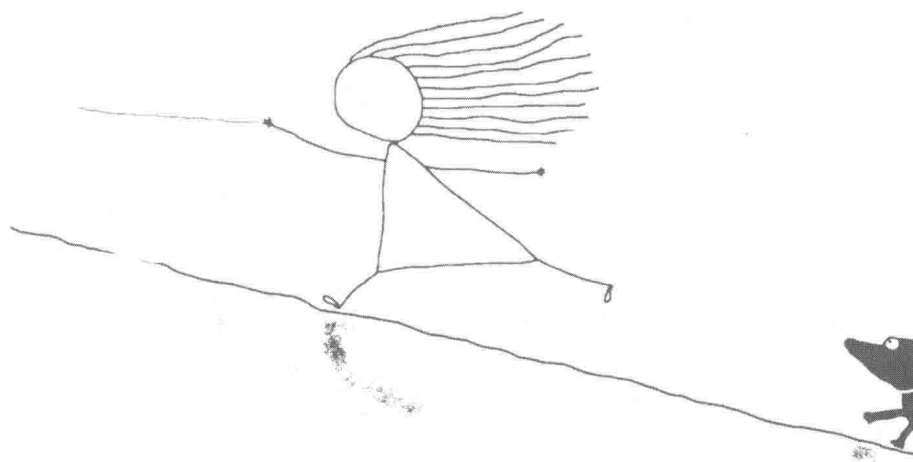
邱华栋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邱华栋 著

爬着城市 玻璃山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SHIMAZO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爬着城市玻璃山 / 邱华栋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500-1717-7

I. ①爬… II. ①邱…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1010号

爬着城市玻璃山

邱华栋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童子乐 朱 强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22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717-7
定 价 38.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113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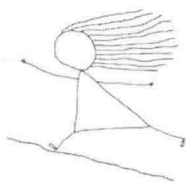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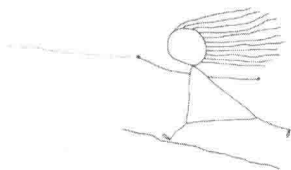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时装人 / 1
公关人 / 9
直销人 / 17
袋装婴儿 / 25
乐 骚 / 32
翻谱小姐 / 39
抛物线 / 47
电话人 / 54
猫 王 / 60

钟表人 / 66
沙盘城市 / 74
飞越美容院 / 85
乐器推销员 / 93
化学人 / 101
剪草坪 / 110
一座钻石山那么大的饭店 / 116
苜蓿花环 / 124
爬着城市玻璃山 / 132





两个人与城 / 144

高速路上的滑板嘎浪士 / 153

音乐工厂 / 164

坏女孩 / 173

偷口红的人 / 182

重现的河马 / 196

云 / 203

跟随象群离去 / 211

大声哭泣 / 220

刺杀金枪鱼 / 227

鸟群到达 / 234

我是风 / 240

地图爱好者 / 246

急诊室 / 254

我在霞村的时候 / 264

金黄色 / 272

赞 美 / 281

黄亭子50号 / 292

看得见的音乐 / 302

普尔马斯特会员店 / 311

天空中最美的坠落者 / 319

城市中的马群 / 324

我是一个惧怕生活的人，长久以来，我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我住在一幢一百层楼的第四十九层，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下楼了。我储备了足够的食物——我有一个储量很大的冰箱，足以准备好几个月的食物。我不知道我是否得了什么病，因为，我已经不习惯于在生活的洪流中与人面对面地相遇。我喜欢窥视——真的，我是说我只喜欢窥视生活，因为生活变化多端、转瞬即逝，已经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被抓住的永恒的事物了。就在前几天，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报道着一个著名的夜间音乐女节目主持人被杀的事件——她是一个风韵非凡的已婚少妇。但现在，电视却在谈着中东某个国家因为种族和宗教引起的一次大屠杀。到底什么是人们应该持续谈论和把握的？我不知道。因此，我憎恨而又惧怕陪伴我度过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的电视，尽管它每天都给我提供流动的真实与幻象相结合的图景，让我处于一种不断变换场景的梦幻之中。

我悄悄地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面窥视。这个时候是下午，白亮的阳光覆盖了整座城市，所有的建筑物似乎都在向上生长。我拿出了我的高分辨率军用望远镜——这是已死去的当过军队团长的我父亲给我留下的。我就用它来窥视生活——有距离地窥视并能触摸生活，这使我心安理得而又具有安全感。通过它我看到了全部的生活，我是说，不需要我身陷其中的纷繁复杂而又庸常破碎的生活。人的一切行为、动作、姿势、语言、思想，通过它我都能够了解到，我还需要陷身于大众中去吗？

大约是在几个月前，我突然发现了城市里出现了时装人。他们大多数是

女士，而且大多都非常迷人，有着美妙的能够让人欣赏并想入非非的身段、臀部和乳房。他们一般以小群体的形式出现，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总是出现在最喧闹的地方和人最多的地方。比如现在，我的望远镜就捕捉到在一幢挂满了广告条幅的百货大厦门前，那搭起的台子上，有八个时装人正随着音乐节奏在表演。他们夸张地扭动胯部，表情安宁，走动或者凝止，不断地变换姿势和衣着。很多路人都停下来，张开了嘴巴在观看。我突然发现，所谓的个性已经在城市中消失，人的个性因为时装的出现成为流动的东西，时装暂时将人的个性和灵魂固定下来，成为彼此交流的符号。城市里到处都是人与人短暂的会面，而后迅速地告别。八个美丽的时装人不停地变换着服装，到明天，到随后的几周内，大街上一定到处都是穿时装的人，因为人们学会了大规模仿制，而时装却永远在向前流动，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心烦意乱。

有一天我还看见有一队时装人，他们一共有十八个人，全都是俊男靓女，排着一字长队在人流和大街与大街之间穿越。他们表情冷静而又克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被大众关注，到了明天以后，他们的衣着就成了模仿的对象，他们不断地穿行在城市里，他们到底应该算是一些什么人？包装个性与灵魂并不断变换着展示它们的人吗？

不久以后，我发现我恐怕是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时装人。她那样的冷傲而又活泼，一双美腿在音乐节奏中的走动犹如大海起伏的韵律。当我从电视上，从望远镜发现了鹤立鸡群的她时，我的心狂跳着。我想，也许我的生活要改变了？只有她会让我走出这间屋子，除此之外世界没有任何诱惑我的东西。每天，我都企望从电视上，从望远镜中发现她，有距离地欣赏她，爱她。可我有一种恐惧感：她是有个性的吗？如果她的性格随着时装的变化而又呈现流动的状态，这有多么可怕呀！我不由得颤抖了起来。因此，我牢牢地记住了她嘴唇下的那枚小巧的黑痣，它使她变得魅力非凡而又容易辨认。

到了晚上，我打开了电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就被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给抓住了。那个喜欢说俏皮话的男主持人正在动物园现场采访，动物园一座很高的铁笼子已经被毁坏了，我紧张起来，因为随后我便知道了这座城市的

动物园中著名的大猩猩已经失踪。它们一共两只，一公一母，就是它们毁坏了铁笼，从而让它看上去不堪入目。按说大猩猩是没有能力扯开由很粗大的钢筋结构做成的铁笼的，更何况大猩猩是很善良的。那个同样有些紧张的男主持结巴着说，问题是当一队时装模特儿在动物园表演时，刚好被大猩猩看见，大猩猩先是注目观瞧了一会儿——据目击者说，然后它们便突然发了狂，奋力地扯着铁笼，怒吼着冲了出去。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时两只大猩猩已经冲到了时装人表演的台上，猝然地击倒了其中的两个，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时间里杀死了他们。这下现场一下大乱，无论是游客还是美丽的时装人都已惊慌失措，在一片惊叫声中四下逃散而去。闻讯赶来的警卫人员发现现场除了两具时装人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一片狼藉以外再也没有一个人，那两只大猩猩也不见了。紧接着电视上出现了两具尸体的面部特写，我的心顿时狂跳起来，我担心是她——我的意中人被……还好，我没有在她们脸上发现黑痣。那个脸色略微有些苍白的男主持人在向动物园驯兽师询问大猩猩为什么发狂时，语言闪烁的驯兽师推测说：“这也许是因为时装人的表演抢走了它们的观众，因为据说在时装人表演的一瞬间，很多人离开了大猩猩的铁笼去看时装表演。”那个驯兽师还煞有介事地说大猩猩的嫉妒心理要比人强多了。当主持人问到大猩猩的失踪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时，驯兽师说：“可能仍会发生人被袭击的悲剧事件。而且，它们有可能专门去袭击时装模特。问题的首要之处在于尽快抓住它们。”

紧接着，电视镜头上出现了警察全副武装出动的画面。城市警察局局长说，一旦大猩猩对人发动了袭击，人可以自卫直至将其打死而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然后，电视上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算是结束了。我呆呆地坐在电视前面，这才发现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在屋子里从不穿衣服，因为我把空调开到了不用穿衣服的恒温状态。我赤裸着来回走动，时而掀开窗帘向外窥探一番，我发现，夜幕下的城市似乎陷入了普遍的恐慌之中。人人都知道大猩猩杀了人并且逃走了，我看见在这座巨大的城市中，仿佛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使这座城市旋转，这座城市看上去更像一个很大的沙盘，一切都是不真实

的，不信你听，吱吱嘎嘎的旋转声正从城市的底部传来。那些亮着很多灯光的楼宇上的窗户明明灭灭，拥有八条车道的大街上车流涌动，汽车像小甲虫一样飞速远去，拖曳的灯光像蜗牛雨天留下的痕迹，这就是天天如肿瘤般膨胀的城市。

我吃了一点东西，继续看电视，我在想大猩猩可能逃到哪里去了。我实在想不出来它们会到哪里去。我突然想，也许大猩猩会乘坐电梯，来到这幢楼上，这幢一百层的大厦装载着一万多人，每天，这一万多人包括我就徘徊在电话、办公室、床铺、抽水马桶和传真机、复印机之间，整幢大厦就像是一个忙忙碌碌的蜂巢，一个物的帝国。在这里人们交流各种信息，以各种计谋去掏对方口袋里的东西。这幢大厦那样地真实，像一座标杆一样矗立在城市中，但是它却不知道有一个隐匿的人藏在它的腹部在分析、判断和咒骂它，以及以它为象征的整座城市。我在想，也许大猩猩猜透了时装人的出现给人所带来的全部含义？人类返璞归真越来越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把大猩猩都惹怒了？大猩猩杀死时装人是不是在向城市人表达着什么？我在沉沉睡去时苦思冥想。

第二天的晚上，我打开电视新闻节目，这次是一位穿大红色风衣的漂亮但不免做作的女主持人在说着什么。画面是一个女时装人惨不忍睹的尸体，显然，大猩猩又出现了。“当时一队时装人正走在繁华的大街边，突然从下水道井盖下钻出了大猩猩，它揪住了死者的腿，另一只大猩猩也钻了出来。由于人多，大家过于慌乱，在四下奔逃时踩死了一位老太太。警方在下水道下找到了女时装人的尸体，但她身上的衣服已被大猩猩剥去。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大猩猩就藏身在这座城市的下水道里。”然后，我在屏幕上看到了女时装人被毁坏的面容和揪掉的头发。她不是我爱的那一个，但我已经非常紧张和愤怒了。熟悉市政建设的一位副市长对市民说，本市的下水道系统非常复杂，几乎就像是一座巨大的迷宫。“但我们会尽力进行全面搜索的，三天之内抓住大猩猩。”市长许诺说。

紧接着是全市的时装表演和各种时装店关门的公告与消息，我想，这也

许是永久的终止了，只要还没有抓住那两只大猩猩。公安局长建议市民们不要再穿鲜艳的时装，而统统改穿黑色或蓝色衣服，以免遭受大猩猩的袭击，从而让身穿抢到的时装出现在人群中的大猩猩会被及时发现。电视记者采访了几位女士，她们都表示明天起不再穿鲜艳的衣服了。

我突然鄙夷起这些市民大众了，她们紧跟时尚，追赶潮流，在麻木而又机械的模仿中消耗自己，成为简单的东西，而她们却又那么珍视自己的生命。我关掉了电视，开始盘算如何保护我的意中人，我想我是否应该为了爱而挺身而出，牺牲自己。可她现在在哪里？我是否该走下楼去？

随后的几天，又发生了几起大猩猩袭击时装人的悲剧事件。很多人都看见身穿时装的大猩猩十分恐怖地猛地从下水道井盖下跃出，袭击时装人。它们杀死她们，只是为了换掉身上的时装。如果不制止它们，它们会像人换衣服那样频繁地杀死时装人的。城市中时装人越来越少，人们重新穿起了单一颜色的衣服，恐惧笼罩着城市，而且，当悲剧事件发生在地铁里后，连地铁也停运了。

而这时我却在想着我是否该走出幽闭的生活了。我也许现在应该走出大厦，去捕抓那大猩猩。我懂得它们的语言和手势，这是我幽居大厦研究钻研的成果。我要和它们交谈，告诉它们不要再这样做下去，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平相处？人是爱它们的。我正这样想着，门外的走廊里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我紧张起来，连忙趴到门上的窥视孔朝外看去，只见三个美丽的时装人穿着时装，手提着皮箱，正紧张地走向对面的房间。而且，我还看见我最喜欢的那个时装人也在其中！我的心狂跳着，我高兴坏了。我也许可以实现保护她的愿望了，我既紧张又激动。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已经许久没有与人说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和她说话。我想首要的问题在于我应该先穿上衣服。我找了一套白色的衣服穿上，然后坐到了电话旁边。我拨响了电话。

“喂，你找谁？”听上去她的声音十分紧张。

“我要那个左嘴唇下长有一颗黑痣的时装人接电话。”

“啊，我就是，我叫陈虹，有什么事吗？”

“我……想保护你，因为大猩猩……我是你的崇……”

“对，它们正在追杀我们！天知道这警察是干什么吃的，竟然束手无策，很感谢你，你在哪里？我已有四个同伴被它们杀死了……”她哭了起来，很显然她已恐惧过度。

“我就住在你对门。我懂大猩猩的语言，我想我会制止它们……我懂得它们的语言。”我安慰她。

“那我想现在就到你那里去，我实在太害怕了，可以吗？”

我想了一会儿，和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能面对面简直叫我吃惊，我后来说：“我去开门，你快来吧。”我放下电话就去打开了门。陈虹打开门左右看了看，便冲了过来。她的皮箱太重，险些叫她跌了一跤。我有些害羞，扶住了她的腰：“这箱子都是些什么东西？这么重。”

“全是时装。”她惊魂未定，坐下来喝了一杯我倒给她的威士忌，才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她被大猩猩追杀的全部过程。原来在动物园表演的人中就有她。

我怜爱之心顿生，她边流泪边说，犹如梨花带雨让我心疼。我在想我是否应该向她表白，但发现这似乎不太适宜，我柔声地劝慰她，直至她寻求安慰似的抓住我的手，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我一直在想，大猩猩为什么会袭击你们时装人？”

“我也不知道。也许这是野蛮对文明的攻击。你看，现在全市所有的人又成了蓝蚂蚁和黑蚂蚁，他们再也不穿时装了，我有多么伤心。”

“而我却在想，时装使人变得更不真实，时装使人成了流动的人、面具人、灵魂外在化的人、不确定的人、包装的人。我们就真的需要时装吗？”我边听城市嘎吱吱旋转的声音，边柔声地反驳她。这种观点我已想了许久了。

“但时装给人带来了美、自信，时装可以让人自己塑造自己，因为人是先天不足的，通过时装可以让自己变得完美和自信，变成他们想成为的那种人。”

“但大众只是趋从与模仿，没有真正的个性与灵魂。”

“可时装也在变化，趋从和模仿也在变化。生活就是流动的，你为什么要让一切一成不变？”

我无言以对，注视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是褐色的，她的嘴唇那样生动，吹气如兰，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亲吻了她那颗小巧美丽的黑痣。这时门被敲响了。

我放开她：“是侍者，我想要两杯热牛奶，我这里没有，好吗？”

她点点头。我打开了门，旋即我被一双大“手”揪住了。我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进屋子，我在一刹那看见了两张狞笑着的红脸。我想我要完了，因为两只穿着时装的大猩猩已经破门而入。紧接着是一阵尖叫声，我挣扎着从一双大“手”中看去，另一只大猩猩已经向陈虹扑去。陈虹跳到茶几后在周旋。我突然镇定下来，我用大猩猩的语气说：“住手！”

那只大猩猩一愣，它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接着说：“不要动她，你为什么要动她？”

它哇哇大叫，意思是要穿上她的时装，它热爱时装。

“你们为什么要穿上时装？告诉我！”

它说它拒绝回答我，它要她的时装。

“你们为什么要杀掉时装人？我们不能和平相处吗？”我大声质问。这时那只听懂了我的话的猩猩忽然哭了起来。它的哭声中包含着孤独、委屈和愤怒的内容。我似乎懂得了一些什么，而这时陈虹却举起了椅子，猛地砸向了它的头。它愣了一下，但未受重创，大吼了一声，反而向她扑去，我想这下又完了，我已无法制止冲突，赶忙抓起了一瓶喷雾剂，向我身后抓住我的大猩猩的脸上喷去，它松开了我的胳膊，软软地倒了下去，而这时陈虹已经打开门，冲了出去，那只公猩猩狂叫着也冲了出去。

我也追了上去。我的心悬了起来，我看见她和它都进了一部电梯，我赶紧也冲了进去，电梯里的厮打是残酷的，当电梯门重新打开时，我已摇摇晃晃，头昏脸肿，而这时大猩猩拼命向逃走的陈虹追去。我紧跟着来到了大街

上，大街上灯光闪烁，行人匆匆而又恐慌。我听见了警车的鸣笛声，我看见我前方的行人纷纷让开，我前面那只大猩猩在追赶陈虹。我最终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我赶上去的时候，那只暴怒的大猩猩终于击倒了陈虹，并杀害了她。而这时，冲上去的我被警察拦住，一阵枪响过后，那只企图更换时装的大猩猩倒在地上。我也倒在了地上，因为我失去了陈虹。

这天晚上，所有电视都报道了这件事。我赶紧买了一件风衣并竖起领子。我没有再回大厦，是陈虹，那个美丽的时装人使我离开了幽闭的生活。我现在又重新走到了人群当中。我看见商店、舞厅、游艺室以及广告屏幕上，到处都有电视在报道，画面上我精疲力尽地追赶大猩猩，以及大猩猩被击毙的过程全都显示了。电视主持人说另一只大猩猩已被抓获，也许不久之后将被绞死，只是我，“一个非常勇敢并同大猩猩搏斗的市民却失踪了。市长已决定奖励他”。画面上是我大幅的照片特写。我站在人群当中，突然觉得，就在今天，我也成了一个时装人，一件时装，所有的人都在注视我，在内心之中模仿我，到明天，他们依旧会忘记我，就像忘记一件过时的时装。明天，一定会到处都重新充满了时装人和模仿时装人的城市人，穿着不断变换的时装出现在商厦、地铁、街头和出租车里，一切将重新依旧，人们将忘却时装人的死，忘却陈虹的血，忘记大猩猩带给他们的恐惧，就像忘掉一种时尚，一件时装。我躲在人群中看着电视画面上自己那张有些疑惧的脸，一边想着是否应该再回到大厦里去重享孤独，一边泪流满面。我想我突然理解了那只大猩猩，虽然它杀死了陈虹，叫我永远憎恶。这个时候我不喜欢重新陷入欢乐的大众们，他们就像啤酒的泡沫一样正在慢慢把自己消耗。

公关人

我的朋友W是一个公关人，他干这一行已经三年了。起初当公关人那会儿他不善言说，但现在已巧舌如簧。W是两年半以前结的婚，娶了一位体态丰满然而又非常善解人意的姑娘做太太，生有一个小女儿如今已满口童语。上一次我去他家吃饭，小家伙看见她妈在切菜，竟自言自语说：“刀在走路。”那天晚上我离开他家时嫂夫人递给了我一把手电筒。不知何时外面已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我拧亮手电，光柱之中有雨丝在黑暗中疾速下落，小家伙又在后面喊：“叔叔，光湿了。”我和W是大学时的校友，但不是一个系的。我们一同在这座大得像是一台精密的机床的城市里生活了四年，可我至今仍是光棍，而他已建立了叫我颇为称慕的家庭。要知道，在这座具有摇滚节奏的城市里生存下来并且活得好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可他结婚以后从各种迹象上看竟非常幸福，不幸的是他却突然失踪了。

今天是三月八日，是妇女的节日。我们报社的每一位女性都得到了五百元的过节费和一些妇女用品，我也得了一份，所以感到非常莫名其妙，我想我刚到这个报社才两个月，也许是行政处的人不认识我的原因吧，况且还有一袋妇乐卫生巾，在众位女记者的哄笑中我把钱和妇乐卫生巾“作为我本人在妇女节期间向本报妇女所表达的一点心意”而交了出去。

正在这时，我接到了W的太太的电话。“W已经有三天没有回家了，我给他所有可能去的地方都打了电话，他的公司、他的朋友，甚至他过去的情人我都问了，可都没有他的消息，我该怎么办？”她说话的声音中到后半部分明显地带着哭腔。

我开头听出是她的声音还油腔滑调地祝贺她节日快乐来着，但现在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先别急，我马上就到你家里去。一定会找到他的。那家伙在学校里就喜欢突然失踪，一星期后又在课堂上冒出来，叫他的老师一惊一乍的。”

我在去W家的路上一直在想着这件事，但我忽然发现，无论我如何去想，我都记不起W的面孔来。就像W一样只成了一个符号，我发现他好像已没有十分鲜明的特征了，就如同他的姓氏W，可以是吴王魏卫任何一个。这几年他的公关生涯已将他变成了一个橡皮泥似的人物，遇见什么样的人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和我在一起他只扮演老校友一样，没有一个角色是真实的但他又从来都是真实的。生活瞬息万变，生活如同流动的盛宴，有哪一个人可以和所有的食客一起一直吃下去而不散去宴席？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便也给公关人的出现提供了机会和土壤。大学毕业那会儿我们一同都被分到了两个外表看来十分堂皇的大机关。他只待了一年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样冲了出来，仗着他优秀的专业底子和外语在外企里干起了公关人首领，迅速成为这个痛苦而又辉煌的转型期社会中白领阶层中的一员。而我，直到去年才发现在机关里待着如同熬油的灯，油尽灯灭，便惶惶然钻入一家报社当了记者。我走进他家时嫂夫人正坐在客厅里发呆，烟灰缸里一堆“摩尔”烟头。我进去后，她给我倒了一杯水。孩子这个时候已经睡着了。

“你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吧？比如吵嘴、第三者、性生活不和谐之类？”我问她。

“没有，一切正常，平静如水。也没有什么第三者，在这点上，我们互相能够做到开诚布公。”

“他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情绪、心理、言谈、举止、性格、脾气、思想？”

“要说起来最近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只是他当上公关人以后，也就是我们结婚这两年多来，我发现他好像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了。有时候我正在干活，发现有人在我背后悄悄看我，我一转脸，他便猛地将脸转开，做出

一副并没有琢磨我的样子。他似乎有什么心事，只是他从来也不说。W是个工作狂，这一点你也知道。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天天和刚认识的人打交道，然后谋划着如何和对方把生意做成。因此我觉得他要有变化，也是变得更为深沉，让我无法了解了，但这并不至于到了非要出走的地步呀！”

我点了点头。“干公关人这一行，时间干长了的确容易引起一个人的变化，但他的失踪也许与此无关。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他很内向的，不爱说话，和女孩子来往很少，即使性冲动了也用手解决掉——我们那会儿都这样干。”我抱歉地对她耸耸肩，“要不，再等两天，也许他累坏了，躲到某个地方打算好好睡几天。要不我在我们报上登个寻人启事吧，我们周末版看的人多。”

正在这时，内室里的小家伙忽然大哭起来。她赶紧进去把孩子哄好，抱出来，孩子嫩嫩的脸上还带着泪水和梦的痕迹。“妈妈，我刚才梦见爸爸了，他在树林里睡着了，我怎么喊他他都不醒。妈妈，我想爸爸！”

我愣了一下，然后我记住了孩子的话，告别后下了楼。

晚上躺在床上我想着这件多少有些奇怪的事情，我的思绪回到了大学时代。那时候我们都少不更事，那时候W那么内向，常常一个人躺在校园里樱园下面的著名草坪上晒太阳。有几次我看见这个人就觉得奇怪，他怎么老是一个人用书遮住脸晒太阳呢？有一天中午，下着雨，我走过那里时他仍然躺在那儿，脸上盖着一本书，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我当时想起了不久前发生在这片草坪上的谋杀案：一个女孩子也是这样躺着，但她已死了几天了。莫非他也……我有些心惊胆战地走过去，隔两米远我喊：“嗨，下雨了，快回宿舍去吧！”

他拿掉了那本书。就这样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大学毕业后我们又一同分到了北方的大都市，因此时不时总要联系一下。自从他到外企干起了公关人这一行，他变得很快，真正做到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且，他懂三国外语，因此还经常见外国佬说外国话。一开始他的年薪只有一万五千元，一年后他又跳槽到一家德国企业，年薪一下涨到四万。现在他在一家日本独资企

业里干，年薪七万元人民币。这在国内是不折不扣的白领阶层。可他为什么会离开家庭和孩子，突然失踪呢？我沉沉地睡去，在梦中我却梦见他，W这时是西装革履，面带一成不变而又瞬息万变的微笑，向我伸出一只手来。奇怪的是，在这个梦中，他周围穿梭往来的他的手下，那些公关人，无论是漂亮的小姐还是英俊的先生，都戴着一副面具在工作，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一些没有脸的人。我觉得这个梦有些可怕，就醒了，发现这个梦极富于象征意义。同时它也许会给我提供找到W的线索。不久，天就大亮了。

我来到W所在的公司。这家公司隐身于一幢七十层的大厦的腰部。从外观来看，这幢大厦用幽蓝的玻璃装饰，像一座现代纪念碑一样。人类也许的确是伟大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毁灭与创造，而永不停下来。我走进这家外企公司租用的写字间，突然发现这一层大厦的所有办公室都没有椅子，看来日本老板的确是“讲究效率”，他宁愿叫人们站着工作，这样可以加快工作步伐。我还听说这家公司的日本老板将自己制成了一个橡皮模型，挂在休息室里——像日本的许多大企业里的老板一样，叫有怨气的职员用拳头出口气，气通畅了接着玩命干活。

我被经理秘书领着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我发现这里的确只有总经理才有椅子，他正坐在那里埋头办公。我进去时他抬起头，看上去他像个中国知识分子，但显得要干练许多。我开口道：“我是记者，我想来了解W的情况，要知道他刚刚失踪。”我已经知道他叫平田。“平田先生，我是W的好朋友。”他给了我一个日本式的礼貌微笑，互递名片后，我们坐下来谈论这件事。从他的叙述中，我了解到W作为一个跳了几次槽、年薪却越涨越高的公关人，公关能力是非常强的。W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一个稳重、灵活、机敏和口才出众的人，一个风度翩翩、势压群雄的人，一个最好的公关人。这是这个日本人对他的评价。得到日本人的赞许是不容易的，我想，W这家伙的确干得不坏，在内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丝妒意。

“可他却失踪了，我已在报上发了寻人启事。谁也没看见他，他为什么要离开家庭、离开工作而出走，我想作为老板，也许你有你的答案。”